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

實封致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三十

起闕逢關也八盡重光 大荒落口八八年

玄宗至道大聖人明孝皇帝中之中

開元二十二年春正月己巳上發西京己丑至東都

張九齡自韶州入見

見略六通翻。考異曰唐紀二十

至今從實錄求終喪不許

二月壬寅秦州地震壞

公私屋殆盡吏民厭死百四千餘人命左丞相蕭嵩

賑恤壤音怪賑方士張果自言有神仙術誰人云

堯時為侍中於今數千歲多往來恒山中恒山時屬定州恒陽

縣界莊居况則天以來翻恒戶登翻雲徵不至相州刺史韋濟為

之遣中書舍人徐嶠預璽書迎之相息亮翻璽斯氏翻庚寅

至東都有輿入宮恩禮甚厚張九齡請不禁鑄錢

二月庚辰敕百官議之裴耀卿等皆曰一啓此門恐

小人奔農逐利而濫惡更甚自武后以來民間多惡錢官不能禁祕書

監崔沔曰若統銅折役則官治可成計估度庸則私

鑄無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沔彌充翻折之且夫錢

之為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

右監門錄事參軍劉秩曰唐十六衛府皆有錄事參軍正八品下掌受諸曹及

五府之外府東白摺抄天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

不可以威禁若許其私鑄貧者必不能為之臣恐貧

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漢文帝時吳

王濞富埒天子鑄錢所取也事見十四卷漢文帝五年濞匹備翻埒力

上乃止秩子玄之子也劉子玄即知幾避夏四月

壬辰以朔方節度使信女王禕兼關內道采訪處置

使增領涇原等十一州史昌吏部侍郎李林甫奏

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外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

李林甫結
武惠妃為
內助

之吏翻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稱尺證翻時武惠妃

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謂子莫得為比太子浸踈焉

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

之陰為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考異曰舊傳云

惡女詭譎有材略與林甫私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

家及光庭卒武氏街哀於力士請林甫代其夫位

力士未敢言玄宗使中書令蕭嵩擇相久之以右

韓休對玄宗然之乃令早詔力士遽漏於武氏乃令

深按光庭妻一寡婦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林甫

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天寶已後閣官袁思藝日宣切而至中書玄宗動靜必

告林甫林甫先意奏請玄宗器焉喜若神以此權柄忌

甚寵日上種麥於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帥讀

交所謂謂曰此所以薦宗廟故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

知稼穡艱難耳又徧以賜侍臣曰比遣人視田中稼

多不得實故自種以觀之種若聖之事天有雨暘之不

力又有至不至故所收有厚薄之異也若人君不奪

農時人得盡其力則地無遺利矣豈必待自種而觀

其實六月壬辰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契丹疏使

吏翻下同契欺訖翻又音與考異曰實錄守珪大

破林胡接會要契丹事二十二年守珪大破之蓋實

錄以契丹即戰國遣使獻捷薛王業疾病上憂之

容髮為變為于七月己巳薨贈諡惠宣太子上以

張耀卿
置三河東
西倉及漕

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

考異曰舊紀云充江
在以南南回造使今從舊

志食貨於河口置輸場八月壬寅於輸場東置河陰倉

西置拍崖倉高宗咸亨二年於洛州河陽縣拍崖三
置倉開元十年或發今後因舊基置之

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

之險參考新舊志乃是鑿山開
車路十八里非漕渠也先是舟運江淮之米

至東都含嘉倉就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

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

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滑輸關中凡三歲運米

七百萬斛省餽卓錢二十萬緡舊制東都含嘉倉遠
而西至于陝二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此耀卿所省
之大數也十錢當從千緡為是先悉薦

翻陝失舟翻更工漢翻○考異曰舊志云四十萬貫
今從耀卿傳書志又云明年耀卿拜侍中蕭昞代焉

按耀卿二年年建此議今年為侍中始置河陰或

倉後二三年之見成效則非作侍中時解此職也

說耀卿獻所省錢說式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

奈何以之市寵乎奏以為市耀錢張果固

請歸恒山制以為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

而遣之後卒好異者奏以為尸解解佳異翻仙家所謂
尸解譬猶蝶化

飛而蛻也卒子上由是頗信神仙明皇改集仙為
集賢殿是其初

心不信也至是則頗信矣又至晚年則
深信矣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乙巳幽州節度使張守珪

斬契丹王出列及可突干傳首考異曰舊守珪傳
屈烈作屈刺契丹傳

來年正月傳時可突干連年寇邊趙含章薛楚王
 首今從實錄時可突干連年寇邊趙含章薛楚王
 皆不能討守珪到官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詎
 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其牙帳察契丹上
 下殊無降意降戶下同但稍徙營帳近西北密遣人引
 突厥謀殺悔以叛悔知之近其牙官李過折考異
丹傳作遇折今從與可突干分典兵馬爭權不叶悔
實錄及守珪傳過折使圖之說式過折夜勸兵斬屈烈及可突干
 盡誅其黨帥餘眾來降帥讀守珪出師紫蒙川豫晉
說秦漢之間東胡邑于紫蒙之野唐書地理志平州
有秦漢之問東胡邑于紫蒙之野唐書地理志平州
 大閱以鎮撫之躬屈烈可突干首于天津之南堯堅

突厥毗伽可汗為其大臣梅錄噶所毒厥九勿翻
刊入聲汗音未死討誅梅錄噶及其族黨既卒子伊
 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卒子恤翻舊史曰登
異曰舊傳伊然立詔宗正卿李詮弔祭冊立伊然為
立碑廟無幾伊然病卒又立其弟為登利可汗按張
九齡集敕登利可汗書云今又遣從叔金吾大將軍
詮弔祭又云建碑立廟貽範紀功然則告喪時登利
已立矣實錄庚戌來告喪禁京城旬者置病坊以
證亦作詮
 廩之時病坊分置於諸寺以悲田
 二十三年春正月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來獻捷
 制以過折為北平王檢校松漠州都督考異曰實
節度副大使舊傳去授特進檢校松漠州都督按過
折雖有功唐未必肯使為幽州節度使今從舊傳

乙亥上耕籍田九推乃止杜佑曰是年親耕有司進儀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

人終畝帝欲重耕籍遂進耕五十餘步盡龍乃止推吐雷翻公卿以下皆終畝赦

天下都城酺三日都城謂東都上御五鳳樓酺宴觀

者謹隘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遏隘烏懈翻

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唐未縣丞

治也唐諱為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

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盡三日人指其畫以

相戒無敢犯者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

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帥古讀懷州刺史以車載樂

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虎豹犀象之狀詩

東曰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注云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疏云兩較之間謂之箱甫田云乃求萬斯箱書

傳云長幾充箱是車內容物之處立曾山令元德秀

氏曰服箱猶言駕車也衣於既翻

惟遺樂工數人連袂歌于為魯山古魯縣夏孔甲時

漢為魯陽縣屬南陽郡後魏置魯陽郡隋復為魯陽屬汝州唐為魯山縣以縣有魯山故名于為者德秀

所為歌也為韋委翻○考異曰明皇雜錄作上曰懷

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散官無職事德

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上美張守珪之

功欲以為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

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不

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左傳記孔且

嚴安之畫地

元德秀

于為

會之百倍於懷州者多矣天下安得不重於懷

汪秦審素
謀反似非情
實於挽管
敵於稱兵
其迹似及
極之國法審
素固石月
不誅也手
秤年能漢

父仇雖孝列
可稱而國法
則不可亂九
豈之言母
乃未允
其子若
乎情法

守珪纔破契丹陛下即以為宰相若盡滅奚厥謂奚

與突厥厥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二月守珪詣東都

獻捷拜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一子官賞資

甚厚資來初殿中侍御史楊汪既殺張審素事見

十九代翻更名萬頃更工審素一子璿瑋皆幼璿戶音翻

音坐流嶺表尋逃歸謀伺便復讎伺相三月丁卯手

殺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

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汜水為有司所得說音議者

多言一子父死非罪稗年孝烈能復父讎宜加矜宥

稗直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如此壞

國法張音上亦以為然謂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顧

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啓也乃下敕曰國家設

濼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畏轉相

讎何有限極各歸作士與皇同古勞翻濼在必行

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憐之

為作哀誄勝於衢路為子偽翻市人斂錢葬之於地

邛恐萬頃家發之仍為疑冢數處多作冢以疑之使

唐初公主實封止三百戶中宗時太平公主至

五千戶率以七丁為限開元以來皇妹止千戶皇女

又半之皆以三丁為限駙馬皆除三品真外官而不

任以職事公主邑人至少至不能具車服詩左右

或言其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我所有戰士出死力

賞不過東帛女子何功而享多邪且欲使之知儉

嗇耳秋七月咸宜公主將下嫁咸宜公主始加實封

至千元公主武惠妃之女也於是諸公主皆加至千

元冬十月戊申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撥換城奇

寄閏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考異曰舊紀作十一月壬申朔按長曆十一月

從實錄唐曆十二月乙亥冊故蜀州司戶楊玄琰

女為壽王妃為帝納妃於後宮以亂國張本。考異

恨歌傳云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楊玄琰女於壽邸

情貴妃傳云玄琰女早孤養於叔父玄瓚又云或奏

玄琰女容色冠代宜家見時外

新傳云始為壽士妃云云遂召內

意者為籍女官號太真更為壽丁

昭訓女而太真得幸舊史蓋諱之

孫也楊汗見一白八十三卷是歲契丹王過折為

其臣涅禮所殺涅奴結翻。考異曰舊傳過折為阿

又有賜張守珪較犬涅禮自擅

位恐其不安卿可宣示朝旨使

奔安東得免刺盧達翻乾音干涅禮上言過

折用刑殘虐衆情不安故殺之赦其罪因以涅禮

為松漠都督且賜書責之曰卿之蕃濊多無義於君

長長知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過折是卿之王有惡

于丙

作新成賜
縣令

輒殺之爲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爲王後人亦爾
常不自保護願作王亦應防慮後事豈得取快目前
突厥尋引兵東侵奚契丹淫禮與奚王李歸國擊破

二十四年春正月庚寅殺天下逃乞聽盡今年內自

首有舊產者令還本貫無者別俟進止踰限不首者

又當命專使搜求散配諸軍使疏北庭都護蓋嘉

運擊突騎施大破之蓋嘉二月甲寅宴新除縣

令於朝堂上作令長新戒一篇賜天下縣令朝直送

兩 庚午更皇子名更上衡翻○考異曰舊紀唐曆

王皆改名今從實錄鴻曰瑛潭曰琮浚曰璵洵曰瑤湯

日琬渚曰瑒維曰璲音璲湮曰瓊音瓊澤曰璘清曰

瑁音瑁洄曰玢音玢沐曰琦益曰環沔曰理泚曰玼

灌曰珪澄曰琪漣曰瑱音瑱從曰瑒音瑒滔曰瓊音瓊

舊制考功負外郎掌試貢舉人有進士李權陵

侮負外李昂議者以負外郎位卑不能服衆二月壬

辰敕自今委禮部侍郎訶貢舉人張守珪使平盧

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山討奚契丹叛者擊使疏

堅堯翻 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夏四月辛亥守珪

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敗蒲滿翻大夫不欲滅奚

安祿山

神部侍郎
試貢舉人

張九齡識
孫有反相

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更執送京

師張九齡批曰昔穰直誅莊賈史記齊景公使穰直為將穰直曰願

得君之寵臣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賈素驕貴穰直

判也今入謂之批判孫武斬宮嬪孫武以兵法見

百八可以勤兵小試於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

持戰約束既布二令五申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

子曰約束不行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

為隊長而後復鼓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繩墨規矩

能用兵以為將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

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將即九齡固執曰祿

山失律喪師於瀟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

必為後患喪息浪翻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狂

害忠良曹石勒年十四隨呂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

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願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

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竟赦之錄四月辛亥張守

珪奏祿山統我失律挫敗一軍威請依軍法決斬許之

祿山臨刑抗聲言曰兩蕃未和忍殺壯士豈為大夫

謀也守珪以祿山為互牙郎盜羊事發守珪怒追

捕至欲擊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爾

蕃邪而殺壯士守珪奇其貌壯其言遂釋之姚汝能

作祿山事迹其盜羊事與肅宗實錄同又云二十一

大北

通鑑卷一百一十

黃帝

以安祿山叛者何貨刑味教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
珪部將嘗犯令張曲江令守珪斬之不從果使亂天
下故書曰張守珪以安祿山討奚契丹敗斬張九齡傳云張守
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斬張九齡傳云張守
珪九齡奏劾曰穰首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亦斬
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宜免死上特捨之九齡
奏曰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
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
放歸蕃新傳語裴光庭事如事跡而無失利請斬事如舊
傳舊祿山傳盜羊事如事跡而無失利請斬事如舊
亦然舊傳仍云二十年守珪為幽州節度使祿山盜羊
事覺按裴光庭二十年守珪為幽州節度使祿山盜羊
與光庭語誤也孫樵云曲江令守珪斬之尤為失實
實錄二十一年守珪猶在隴右與吐蕃立分界碑未
至幽州舊傳云二十年為節度亦誤也按祿山若始
為互市牙郎守珪安能知其終亂天下釋而不殺孫
樵豈得以叛罪加之邪若如舊傳守珪執送京
師玄宗自赦之則守珪何罪而時人各之也若謂盜
羊喪師兩次當死則祿山豈祇用辭而得免兩死邪
若如玄宗實錄守珪奏請行法得報聽許感其一言

輒舍之則守珪必不敢輕易反覆及如此且九齡何從
而得見其面而云面有逆相邪若云守珪未嘗請
行灋則張九齡集有賜守珪救十六祿山等輕我兵威
曾不審料致令損失宜其就誅也既行之軍灋合爾
又賜平盧將士救安祿山許之既行誅矣若云守珪
此畏懦致失後圖是當時曾許之既行誅矣若云守
自捨之非玄宗意則又賜守珪救安祿山許之既行
遂至失利衣甲資盜控我軍威論其輕敵合加重罪
然初聞勇鬪亦有誅殺又寇戎不滅軍令從權故不
以一敗奔之將欲收其後效也本行薄責又無所懲
宜且停官令白衣將領卿更審重本狀亦任隨事處
之今以諸書參考蓋祿山失律守珪奏請行灋故前
較云卿既行之軍灋合爾又云祿山之誅緣輕敵太
過似謂守珪已誅之矣既而守珪感其言惜其驍勇
欲殺則不忍欲捨則先已奏聞且恐不能厭服將士
之心或者報未到故執送京師使上自裁之莫上見
其材力而赦之亦猶陳平執樊噲衛青囚蘇建耳上
因是欲赦之而九齡執奏去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
且免死是并劾守珪不絕於闡外乃更執以諉上之
辭也九齡因此見之而去面有逆相上終欲赦之故

九齡不得已草救去卿更審畧一本狀隨事處之守珪
得此救即捨之以聞如此則幽玄宗實錄相應而於
人情差

似相近安祿山者本營州雜胡初名阿鞞山其母巫

也新書曰祿山本姓康其母居於八厥中禱于軋鞞山虜

氏阿烏葛翻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偃會其部

落破散與延偃兄子思順俱逃來故冒姓安氏名祿

山又有史宰干者蘇與祿山同里閉先後一日生

○考異曰舊傳云思明除日十六祿山元日生按祿山

事跡天寶十載正月二十日十一及貴妃為祿山作生

不取及長相親愛皆為互市牙郎以驍勇聞牙郎

比物價定於其口張守珪以祿山為捉生將祿山每

與數騎出輒擒劫人丹數十人即返狡猾善揣人情

亮翻騎奇寄守珪愛之養以家子宰干嘗負官債亡

入奚中為奚遊弈所得欲殺之宰干給曰我唐之和

親使也給湯亥翻汝殺我禍且及汝國遊弈信之送

詣牙帳宰干見奚王長揖不拜奚王雖怒而畏唐不

敢殺以客禮館之館古翻使百八隨宰干入朝宰干謂

奚王曰王遣人雖多觀其才也且不足以見天子聞王

有良將瑣高者何不使之入朝瑣高者蓋奚中真豪之

詩瑣高將即亮奚王即命瑣直與牙下二百人隨宰

干入朝宰干將至平盧先使人謂軍使裴休子曰奚

使瑣高與精銳俱來聲云入朝瑣高欲襲軍城宜謹為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思明誘執
瑣高

之備夕 子圖之休子乃具軍容出迎至館悉阮殺其

從兵執瑣高送幽州使疏吏翻先悉張守珪以宰干

為有功奏為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

賜名思明安史事始此故連州司馬武攸望之子温春

坐交通權貴杖死帝平韋氏武攸望乙丑朔方河東

節度使信安王禕貶衢州刺史廣武王承宏貶房州

別駕涇州刺史薛自勸貶澧州別駕皆坐與温春交

遊故也承宏守禮之子也幽王守禮章懷太子取與之子辛未蒲州

刺史王珣貶通州刺史坐與禕六書也 五月醴泉

妖人劉志誠作亂驅掠路人將趣咸陽於喬翻村

民走告縣官焚橋斷路以拒之斷音拒其眾遂潰數日

悉擒斬之 六月初分月給百官俸錢 初上因籍

田赦命有司議增宗廟邊豆之薦及服紀不通者太

常卿韋縉奏請宗廟每坐邊豆十一縮土刀翻六部

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議曰聖人知孝子之情深

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人之嗜嗜好本無憲準宴

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屈到嗜豈

屈建不以薦以為不以私欲干國之典國語楚屈到嗜豈有豕

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豕及祥宗老將薦豕屈

建命去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

奠庶人有魚炙之薦邊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

大司馬

通鑑卷一百一

十一

議宗廟
加邊豆法
服制

初月信
休儀

翻菱一名菱說文曰楚謂之菱秦謂之蘼若今俗但
 言菱菱武陵記四角三角曰菱兩角曰菱好呼到翻
 去羌呂翻今欲取其旨肥濃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
 焉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書成王命君陳之言若以今之珍
 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泥古則簫篥豈可去而盤
 盂盃按當在御矣韶濩可息而箏篥當在奏矣
 舜樂曰韶湯樂曰濩箏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作
 或云侯輝所作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絃用撥彈之
 如琵琶舊唐書曰箏篥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
 長二十三絃豎抱于懷用兩手齊奏俗名擘箏篥鳳
 首箏篥有項加軫七絃鄭善子作開元中進形如阮
 咸其下缺小而身大旁有小缺取其身便也一日箏
 篥乃鄭衛之音權輿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
 亦曰坎侯風俗通云漢武帝時位仲作笛按周禮笙
 師掌教箏篥又云起於羌人後漢馬融所賦橫篥空
 洞無底刻其二孔五孔一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

善為之注七孔今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篥耳太常
 鼓吹部中所謂橫吹非融所賦者融賦易京君明識
 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
 五音畢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音周禮笙師注
 杜子春云遂乃今時所吹五孔遂以融約所記論之
 則古遂不應有五孔子春之說亦未為然今三禮圖
 畫遂亦橫設而有五孔不知出何既非正物後嗣何
 典據遂與笛同蓋音甫蓋居有翻既非正物後嗣何
 觀夫神以精明臨人者也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
 何為豈可廢棄禮經以從流俗且君子愛人以禮不
 求苟合况在宗廟敢忘舊章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祭
 祀之興肇於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麋
 藜則有玄酒之奠司魚氏以鹽取明水於施及後王
 禮物漸備施戈智翻然以神道致敬不敢廢也籩豆簠簋

大司馬

通鑑

卷

樽壘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宴饗賓客而

周公制禮與毛血玄酒同薦鬼神國家由禮立訓因

時制範清廟時饗禮饌畢陳用周制也如簋簠豆

雞戀翻又園陵上食時膳具設遵漢禮也如食祭通

之類上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時掌翻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

園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為而後

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中竹節翻但當申

敕有司無或簡怠則鮮美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籩

豆之數也自此以上諸人之議上固欲量加品味

良縮又奏每室加籩豆各六四時各實以新果珍羞

從之縮又奏喪服舅緦麻二月從母外祖父母皆小

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

重有殊姨即從母也堂姨舅親即未踈恩絕不相為

服舅母來承外族不如同爨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

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

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五服止於緦麻此

者備脫衣袖而露其有免者以布廣一寸從項中崔

而前交於額上又却向後繞於鬢袒音但免音問崔

汚議曰正家之道不可以貳摠一定義理歸本宗是

以內有齊斬齊音外皆緦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

先王不易之道也願守八年明旨一依古禮崔陽所

見二百十二卷七年曰八年者以為萬代成法韋述通帝即位先天之年數之也

議曰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

等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傳直戀翻大夫及學士

則知尊祖矣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擊族姓而親

其子孫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外祖與

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則中外之制相去

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古之制作者知人情之易

搖恐失禮之將漸別其同異輕重相懸易以跋翻欲

使後來之人求不相雜微旨斯在豈徒然哉苟可加也

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隨矣先王

之制謂之彝倫彝倫也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

其叙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為定茶音禮部真外

郎楊仲昌議曰唐禮部郎掌五禮舉鄭文貞公魏徵

始加舅服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

賢改聖後學何從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

必何所不至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

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禮記此則聖人

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曰母輕議禮禮器明其蟠於

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損益也敕姨舅既服

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均

張九齡上
千秋金鏡
錄

說之子也。說讀秋八月壬子千秋節羣臣皆獻寶

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

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錄上

上時上賜書褒美甲寅突騎施遣其大臣胡祿

達干來請降許之。騎奇寄翻御史大夫李適之承

乾之孫也。以才幹得幸於上。數為承乾論辯。甲戌追

贈承乾恒山愍王。承乾廢見一百九十七卷太宗貞觀十七年數所角翻為于偽翻恒

戶登乙亥汴哀王璿薨。冬十月戊申車駕發東

都。先是敕以來年二月二日行幸西京。先悉會宮中

有恠。明日上召宰相即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曰。今

農收未畢。請俟仲冬。至初庸。潛知上指一相退林甫

獨留言於上曰。長安洛陽。勿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

何更擇時。借使妨於農。必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蠲

玄臣請宣示百司。即日四行。上悅從之。過陝州。以刺

史盧奐有善政。題贊於古。兵聽事而去。稱人之美曰贊。陝失井翻聽讀

日奐懷慎之工也。丁卯。去西京。朔方節度使牛仙

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

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

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各物。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

仙客本河湟。使典。事見上卷十五年相今驟居清要。

大正五年六月

張九齡事
牛仙客不
為尚書及
加食實封

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封爵

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將即亮翻

不足為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

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

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考異曰舊林甫傳曰林甫以九齡言告

仙客仙客豈日見上泣讓官爵上悅明日復以仙客

實封為言復扶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事皆由

卿邪九齡頓首謝曰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事

有未允臣不敢不盡言上曰卿嫌仙客寒微卿有何闕

闕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九齡韶州人不如仙客生於中華

牛仙客涇州人然臣出入臺閣與曰誥命有年矣九齡歷司

中書仙客邊隅小吏臣不知書君大任之恐不愜衆

望惟苦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

人有何不可十一月丙戌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

封三百戶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中書令張

九齡九齡對曰宰相執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

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所重

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甫

并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

齡遇事無細大皆力論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

九齡知安
祿山之必反
又知李林
甫之亂國
其識度
迥出諸賢
之上九齡

而林甫相
吳則也
妻慈王獨
虜犯率
天子亦
西京失守
人之亡邦
國珍存
豈不信哉

傷之中竹仲翻上之為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

劉才人皆有寵帝置六儀德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

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

皆弛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瑒會於內

第時太子諸王皆居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

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二子過失以告惠妃咸宜

武惠妃之女故楊洄黨於惠妃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

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

九齡曰陛下踐阼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

宮語牛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

孫蕃昌音今二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

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

本不可輕搖也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二世大

亂左傳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立驪姬之子里克漢

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事見漢紀晉惠帝

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事見晉紀隋文帝納

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事見隋紀由此

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

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

世勳林甫
皆有主上
宗事主上
何後
微也

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接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為于偽翻上故訖

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

疎之考異曰明皇雜錄云林甫請見屢陳仙客實封九齡頌懷誹謗于時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

羽扇賜之九齡惶恐作賦以獻新傳亦云然按實錄仙客加實封在十月而九齡集白羽扇賦序云開元

二十四年夏盛暑奉敕使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羽扇九齡預焉竊有所感立獻賦云云敕報曰朕近

賜羽扇聊以滌暑佳彼飛翻方資利用與夫弃指篋等義不同也然則上以成益夏遍賜宰臣扇非以秋日

獨賜九齡但九齡因林甫引蕭吳為戶部侍郎吳素此獻賦自寄意耳

不學迴翻嘗對中書侍郎嚴挺之讀伏臘為伏獵挺

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由是出吳為

岐州刺史故林甫怨挺之九齡與挺之善欲引以為

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李林甫時以足下宜一禮部尚書相

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負氣薄林甫為人竟不之詣

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娶妻出之更嫁蔚州刺史王

元琰元琰坐贓罪下三司按鞫挺之為之營解林甫

因左右使於禁中白上上謂宰相曰挺之為罪人請

屬所由造七到翻更工衡翻蔚紆勿翻九齡曰此乃

挺之出妻不宜有情上曰雖離乃復有私復扶又翻

於是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為阿黨壬寅以耀卿為

左丞相九齡為右丞相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

李林甫
相

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領朔方節度如

故考異曰唐曆曰宰相遙領節度自嚴挺之貶洛

州刺史舊志洛州京師東北十五里王元琰流嶺南上即位

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瀛張嘉貞尚吏張

說尚文李元絃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

長也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

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

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

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

塞悉則翻去羌呂翻唐舊儀每日尚乘以廢馬八匹分為左右廂立於正殿側宮門外候仗下即散若大

策設則馬在樂懸之北與大豕相次進馬補闕杜璠

二人戎服執鞞侍立於馬之左隨馬進退嘗上書言事璠資辛翻上時堂一翻明日黜為

下邳令唐制上縣令從六品上補闕從七品上以此

不論也况遺補供自是諫爭路絕矣牛仙客既為林

甫所引專給唯諾而已唯于矣翻然二人皆謹守格

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雖奇才異行不免終老常調

其以巧諂邪險自進者則超騰不次自有它蹊矣林

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

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

逼輒以計去之行下孟翻調徒弔翻雖老姦巨猾無

朝廷正
諫爭路
徒未有不
亡國者也

通鑑卷之百一十一

能逃於其術者如韋堅楊慎孫王銜之類是也

二十五年春正月初置玄學博士崇玄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

道每歲依明經舉二月敕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

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

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 戊辰新

羅王興光卒卒子子承慶襲位 乙酉幽州節度使

張守珪破契丹於捺祿山使陳吏翻契欺訖翻又音喫捺奴軋翻 已

亥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於青海西初希

逸遣使謂吐蕃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為一家何必

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

厚西聲矣為逸蓋帶散騎常侍鎮河

斯然朝廷未必專以邊重相委萬一有姦人交鬪其

間掩吾不滿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為盟各

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朝直又翻夫无呂翻被皮義翻畜許救翻時

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

奉詔遂破勃律上甚怒會希逸廉人孫誨入奏事

念翻廉從也唐制凡諸軍鎮大使副使以下皆有廉人別奏以為之使大使廉二十五人別奏十人副使

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

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宜唐內侍省有內給事

十人從以五品下掌承旨勞問分判省事凡元日冬至百官賀皇后則出入宣傳官人衣服費用則具品秩

計其多少春
秋宣送中書
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二千餘里至青海西與

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惠琮

誨皆受厚賞自是吐蕃復絕朝貢復扶又翻下而

夏四月辛酉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識

書為證薛君正五代史曰天忘朝有讖辭云首尾三

川當時好事者解云兩角犢子白狂顛龍蛇相鬪血成

有牛姓于唐祚監古街翻彈從丹翻上怒命左右

擲於殿庭擲蒲角翻擊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

州至藍田而死漢如羊翻又而章翻藍田縣漢晉屬

十一年復後周置藍田郡隋廢郡為縣屬京兆府九

域志在府東南七十里○考異曰舊紀云子諒以妄

陳休咎於朝堂決殺實錄此月則日子諒彈奏仙客

非才引妖讖為證上怒召入禁中責之左右拉者數

四氣絕而蘇及仙客傳則云子諒竊言於御史大夫

李適之曰牛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大夫國之懿親豈

得坐觀其事適之遽奏子諒之言上大怒廷詰子諒

子諒辭窮於朝堂決杖配流瀼州行至藍田死舊仙

客傳亦然今從此月實錄及舊紀柳宗元周君墓碣

去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又曰在天寶年有

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

得死于墀下宗元集此碣雖無名字然其事則子諒

也去在天寶年誤矣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甲子貶九

齡荆州長史楊洄又奏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瑒云

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鏞潛搆異謀鏞息六翻又息救

日二十五年洄復搆瑛瑤瑒與妃之兄薛鏞異謀惠

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太子

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

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議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

陳文甫

殺太子
卯光三

豫帝意決乃廢英等按英等與惠妃相猜忌已久雖承妃言豈肯遽被甲入宮又按廢太子制書云隋元良於不友誤一子於不義不言被甲入宮也蓋洎諸瑛等云欲害壽王瑁耳今從舊傳但云瑁構異謀

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

豫上意乃決乙丑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瑤瑒為

庶人於宮中廢之用李林甫家事之言也。考異曰

罪廢壽王以母寵子愛議者頗有奪宗之嫌道路憫

默朝野疑懼公乃從容請閒慷慨獻諫上遂新城之

毅鑒下陳矣園之元龜謂興亡之由在廢立之地天

子感悟改容以謝因詔以給事中授公公曰陛下絕

招諫之路為日固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眾

矣何以錫之上善其敏而多其讓乃止不拜尋除尚

書祠部員外郎按積光庭之子當是時周子諒校死

張九齡遠貶積若敢為太子直免則聲坂宇宙豈得

湮沒無聞而諸書皆不言流鏞於灤州瑛瑤瑒尋賜

此事蓋出於及之虛美耳

死城東驛鏞賜死於藍田瑤瑒皆好學有才識死不

以罪人皆惜之好呼丙寅瑛舅家趙氏妃家薛氏瑤

舅家皇甫氏坐流貶者數十人惟瑤妃家韋氏以妃

賢得免五月夷州刺史楊濟坐贓當死上命杖之

六十流古州夷州漢牂牁地其後為徽外隋開置綏

州寧夷縣明陽屬焉而綏陽屬義州貞觀元年廢夷

州而明陽寧夷屬務州四年復置夷州於黔州都上

縣尋又自都上移於綏陽貞觀十二年左丞相裴耀

李亞節開夷獠置古州屬容州都督府

卿上疏以為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答事頗為

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癸未敕

以方隅底定令中書門下與諸道節度使量軍鎮閑

宗子
臺省非
善制

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於諸色征人及客戶中召募

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 辛丑上命有

司選宗子有才者授以臺省及灤官京縣官敕曰違

道慢常義無私於王灤修身効節恩豈薄於它人期

於帥先勵我風俗師讀 秋七月己卯大理少卿徐

嶠考異曰舊紀作徐嶠今從刑鑿志通典 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

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鳥雀不栖今有鵲巢

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斷丁亂翻幾

掌上歸功宰輔庚辰賜李林甫爵晉國公半仙客

國公考異曰實錄七月戊寅有司奏囚減少上歸

刑律令
格式

十月丙午上因聽政問京城囚徒有司奏有五十人
怡然有喜色下制曰日者叢棘之地烏鵲來巢今結
諸刑名纒逾五十其刑部侍郎鄭少微等各賜上命
中上考一者未詳其為一事二事今從舊紀

李林甫牛仙客與灤官刪修律令格式成九月壬申

頒行之 先是西北邊數十州多宿重兵先悉地租

營田皆不能贍贍而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

仙客獻策請行糴灤於關中戊子敕以歲稔穀賤傷

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東

都畿也西畿京畿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

羨溢羨延車駕不復幸東都矣復扶癸巳敕河南北

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據李必傳太原皆留輸本州

大正六十八

租珍

太常博士王瓊與音余。考異曰：舊傳不言瓊，鄉

舊傳皆云抗疏請置春壇，因遷六常博士，不知其本

何官也。新表：王方慶五世孫瓊，事肅宗。按：方慶長安

二年卒，距此才三十六年，不應已有五世。六世上疏

孫能上疏，恐瓊偶與之同名，實非也。今不取。

請立青帝壇以迎春，從之。冬十月辛丑，制自今立春

親迎春於東郊，時上頗好祀神鬼。到翻故瓊專習祠

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為侍御史，領祠祭，使瓊祈

禱，或焚紙錢類巫覡。漢以來喪葬有瘞錢，後世俚俗

覡，刑習禮者羞之。壬申，上幸驪山溫泉，乙酉，還宮。

已丑，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薨。十二

月丙午，惠妃武氏薨，贈諡貞順皇后。是歲，命將作

大匠康僖營素之東都，毀明堂。僖與愆同，籀文也。新僖

素上言：毀之勞人，請去上層。呂翻卑於舊九十五尺，

仍舊為乾元殿，從之。初，令庸調租資課。調徒皆以

土物輸京都。此京東都租庸調高祖金匱之法。

二十六年春正月乙亥，以牛仙客為侍中。丁丑，上

迎氣於澧水之東。澧音制邊地長征兵，召募向尺

自今鎮兵勿復遣。復扶在彼者縱還。今天下州縣

里別置學。壬辰，以李林甫領隴右節度副大使，以

鄯州都督杜希望知留後。鄯音善二月乙卯，以牛

仙客兼河東節度副大使。牛仙客先已領已未，葬

宋璟平

租庸調
用上物

寅戌

大二百五十一

貞順皇后于敬陵武惠妃謚貞順皇后敬陵在壬

成敕河曲六州胡坐康待賓散隸諸州者聽還故土

於鹽夏之間置宥州以處之從六胡州見二百十二年今併六胡州之地以爲宥州舊志宥州去京師二千一百里夏戶雅翻處昌呂翻三月吐蕃寇河

西節度使崔希逸擊破之鄯州都督知隴右留後杜

希望以吐蕃新城授之以其地爲威戎軍鄯州星宿川西北三百五十里有威戎軍。考異曰舊傳作威武軍今從實錄置兵一千戍之夏五

月乙酉李林甫兼河西節度使已領隴右又兼河西丙申以崔

希逸爲河南尹希逸自念失信於吐蕃以背乞力內

懷愧恨未幾而卒幾居豈翻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

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

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浸高二子同日

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爲之減高力士乘

間請其故數所角翻長知兩翻好呼到翻樂音洛爲于爲翻間古覓翻上曰汝我家

老奴豈不能揣我意揣初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

上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

長知兩翻○考異曰統紀云但從誰敢復

爭復扶又翻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六月庚

子立瑛爲太子辛丑以岐州刺史蕭冕爲河西節

度使摠留後事鄯州都督杜希範爲隴右節度使太

度使摠留後事鄯州都督杜希範爲隴右節度使太

立太子瑛

大... 通鑑... 卷... 十七

僕卿王曼為劍南節度使。考異曰舊傳作王曼今從實錄唐曆分道

經略吐蕃仍毀所立赤嶺碑。立碑見上卷突騎施

可汗蘇祿素廉儉每攻戰所得輒與諸部分之不留

私蓄由是眾樂為用。樂音郎尚唐公主又潛通突厥

及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直之蘇祿以三國女為可

敦又立數子為葉護用度歸廣由是攻戰所得不復

更分晚年病風一手孿縮。七細翻復扶又翻諸部

離心酋長莫賀達干都摩庶兩部最彊。酋慈由翻長

異曰會要作莫賀吐達干今從實錄其部落又分為黃

姓黑姓互相乖阻。突騎施種自謂婆葛後於是莫賀

達干勒兵夜襲蘇祿殺之。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

謀既而復與之異立蘇祿之子骨啜為吐火仙可汗

以收其餘眾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積

西節度使蓋嘉運。積七上命嘉運招集突騎施拔汗

那以西諸國吐火仙與都摩度據碎葉城黑姓可汗

爾微特勒據怛羅斯城。碎葉川長千里西屬怛羅斯

鎮之蓋古蓋翻騎奇寄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怛當

相與連兵以拒唐。太子將受冊命儀注有中嚴外

辦及絳紗袍。唐制皇帝大祀致齋之日晝漏上水一

文武五品已上袴褶陪位諸侍從之官服其器服諸侍臣齋者結佩諸閣奉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乘輿

乃出朝會諸衛立仗百官就列已定侍中亦奏外辦
 不請中嚴皇帝將出駕發前七刻擊一鼓為一嚴前
 五刻擊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有司陳鹵簿
 前二刻擊三鼓為三嚴諸衛以次入立于殿庭羣官
 立朝堂侍中中書令已下奉迎于西階侍中奉寶乘
 黃令進路於太極殿西階而向千牛將軍執長刀立
 路前北向黃門侍郎立侍西之之前贊者二人既外辦
 太僕卿攝衣而升正立執轡乘輿出升路太后皇后
 亦有中嚴外辦皆尚儀版奏入皇太子中嚴外辦左庶
 子版奏皇帝冠通天冠則服絳紗袍冬至受朝賀祭
 還燕羣臣養老之服也太子朝冠遠遊冠亦服絳
 紗袍謁廟還宮元日朔日八朝釋奠之服也 太子
 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之公丞相裴耀卿奏停中嚴
 改外辦曰外備改絳紗袍為朱明服秋七月己巳上
 御宣政殿冊太子考異曰元載肅宗實錄云二一
 實錄故事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太子不就輅自其宮

步入是日赦天下己卯冊忠王妃韋氏為太子妃
 杜希望將鄯州之眾屯吐蕃河橋築鹽泉城於河左
 吐蕃發兵二萬逆戰希望眾少不敵將即亮翻又音
 如字鄯音善又
 時戰翻吐從職將卒皆懼左威衛郎將王忠嗣帥所
 入聲少始紹翻部先犯其陳所向關焉殺數百人虜陳亂將即亮翻
 嗣祥吏翻
 帥讀曰率陳讀曰陣希望縱兵乘之虜遂大敗置鎮西軍於鹽
 泉鎮西軍在河州忠嗣以功遷左金吾將軍八月
 辛巳勃海王武藝卒子欽茂立九月丙申朔日有
 食之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初劔南度
 戎州之西
 築安戎城戍之以吐蕃南鄙生羌導吐蕃取其地
 之因守之遂并西洱河諸蠻東與松茂焉接

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

側頓軍蒲婆嶺下新書作婆嶺其地在雪山外

運資糧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敗死

者數千人考異曰舊傳將士數萬人皆沒于賊今從實錄昱脫身走糧使

軍資皆弃之貶昱括州刺史卅貶高要尉而死

戊午冊南詔蒙歸義為雲南王水經注雲南郡本雲山

年置郡自唐戎州開邊縣而南七十里至曲州又二千五百里至西

牢夷地哀牢夷漢明帝之時內附居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北

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令曰蒙越曰

越折曰浪穹曰樣備曰越澹考異曰新書六詔曰

浪蒙令今雲南考異曰新書六詔曰兵力相均莫能相壹考異曰新書六詔曰歷代因之

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高宗時蒙舍細

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生盛邏皮盛邏皮

生皮邏閣朝直遙翻邏郎佐翻考異曰新書六詔曰

炎生炎閣武后時邏盛炎身入朝妻方始生盛邏皮

喜曰我又子雖死唐地足矣炎閣立死開元時

盛邏皮立生皮邏閣授特進臺登郡王炎閣不有子

時以閣羅鳳為嗣及生子還其宗而名承閣考異曰新書六詔曰

按邏盛炎之子盛邏皮豈得六以名相屬考異曰新書六詔曰

豈得六我又子雖死唐地考異曰新書六詔曰皮邏閣浸疆大而五詔

微弱會有破洱河蠻之功河即西洱河乃賂王昱

求合八詔為一昱為之奏請考異曰新書六詔曰朝廷許之仍賜名

歸義於是以其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

蕃徙居大和城其後卒為邊患南詔事始此其先烏蠻別種夷語山波陀

為和故謂之大和城卒子恤翻冬十月戊寅上幸驪山溫泉壬

辰上還宮是歲於西京東都往來之路作行宮千

餘間分左右羽林置龍武軍以萬騎營隸焉騎音奇

潤州刺史齊澣奏自瓜步濟江浮六十里請自京

口埭下直濟江穿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懸立

伊婁埭從之棟音代按信書本紀齊澣開伊婁河於揚州南瓜洲浦則今之瓜洲運河是也

但揚子縣今為真州治所安能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若自瓜洲達揚子橋則二十五里而近今之揚子橋或者唐之揚子縣治所橋以此得名也

二十七年春正月壬寅命隴右節度大使榮王琬自至

本道巡按處置諸軍處昌翻選募關內河東壯士三五

萬人詣隴右防遏至秋末無寇聽還羣臣請加尊

號曰聖文二月己巳許之因赦天下免百姓今年田

租夏四月癸酉敕諸陰陽術數自非昏喪卜擇皆

禁之己丑以牛仙客為兵部尚書兼侍中李林甫

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揔文武選事蓋令牛仙客揔武選李林甫揔

文選也選須縮翻六月癸酉以御史大夫李適之兼幽州

節度使幽州將趙堪白真陀羅矯節度使張守珪之

命使平盧軍使烏知義擊叛奚餘黨於橫水之北橫水

當作漢水新書作滹水舊書張守珪傳作潢水今從
潢水在遼國今臨潢府界志云自營州度松陁嶺
北行四百里至潢水使疏更翻將即亮翻知義不從白真陀羅矯稱制指

以迫之知義不得已出師與虜遇先勝後敗守珪隱
其敗狀以克獲聞事頗泄上令內謁者監牛仙童往

察之內謁者監曹正六品下掌內宣傳及諸親命婦朝會所司籍其人數送內侍省守珪重

賂仙童歸罪於白真陀羅逼令自縊死縊於仙童有

寵於上衆宦官疾之世其發其事上怒甲戌命楊思勗

杖殺之思勗縛格杖之數百剗取其心割其肉啗之

啗徒濫翻又徒覽翻守珪坐貶括州刺史太子太師蕭嵩貴賂

仙童以城南良田數頃李林甫發之嵩坐貶青州刺史

史 秋八月乙亥積石節度使蓋嘉運擒突騎施可

汗吐火仙積石七迹翻蓋古蓋翻言加運攻碎葉城吐火仙出戰敗

走擒之於賀邏嶺分道追疏勒鎮守使夫蒙靈嘗與拔

汗那王阿悉爛達干潛引兵突入怛邏斯城擒黑姓

可汗爾微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交河公主事始二百一十一卷

年 悉收散髮之民數萬以與拔汗那王威震西陲

壬午吐蕃寇白草安人等軍白草軍在蔚茹水之西又鄯州星宿川之

吐蕃兵不能至疑白草軍當作白水軍隴右節度

使蕭昊擊破之昊火迴翻甲申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先

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

蓋嘉運破突騎施

大百八十一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三十一

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先悉薦翻被皮義

矣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注云宮懸四面懸象宮

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懸軒懸三面其形曲判懸又

去其一面特懸追贈弟子皆為公侯伯顏淵充公閔

又去其一面伯牛輒侯仲弓薛侯冉有徐侯季路衛侯宰我齊侯

子貢黎侯子游吳侯子夏魏侯曾參成伯顓孫師陳

伯澹臺滅明江伯宓子賤單伯原憲原伯公冶長宮

伯南宮适郊伯公哲哀郯伯曾點宿伯顏路杞伯商

瞿蒙伯高柴共伯離開滕伯公伯察任伯司馬牛

向伯樊遲遲樊伯下伯公西赤邵伯巫馬期郈伯

梁鱣梁伯顏伯東平伯秦子南少梁伯漆雕斂

公孫龍黃伯武城伯顏子漆雕徒父須句伯壤駟赤北

徵伯商澤睢陽伯石作蜀郤邑伯任不齊任城伯公

夏首亢父伯公良孺東牟伯后處營丘伯秦開彭儲

伯奚容箴下初伯公宥定新伯顏襄臨沂伯鄭單銅

鞮伯句井疆淇陽伯罕父黑乘丘伯秦商上洛伯中

黨召陵伯公祁子之期思伯榮子期雩婁伯縣成

野伯左人邳臨淄伯燕叔魚陽伯鄆子徒榮陽伯秦

非汧陽伯施常秉氏伯顏會朱虛伯步叔乘亭于伯

顏之僕東武伯原亢精菜蕪伯樂欬昌平伯廉潔高

父伯顏何開陽伯叔仲會丘伯狄黑臨濟伯邾巽

平陸伯孔惠父陽伯公西與九月戊午虺木昆鼠尼

如重丘伯公西箴沉阿伯施弓月等諸部先隸突騎施者皆帥眾內附師讀仍

請徙居安西管內太子更名紹衡翻冬十月辛

巳改修東都明堂按舊書帝紀即東都丙戌上幸

驪山溫泉十一月辛丑還宮甲辰明堂成劍南

節度使張宥文吏不習軍旅悉以軍政委團練副使

章仇兼瓊據舊志上元後置團練使余敦唐制凡有

印翼茂五州鎮防團結兵故置團練使此時蜀有黎推

使副安史亂後諸皆置團練使矣兼瓊入奏事盛

兼瓊劍南

神 五年一

張九齡卒 辰辰

許

立阿史那 所為可汗

言安戎城可取上悅之丁巳以宥為光祿卿十二月
以兼瓊為劍南節度使 初睿宗喪既除祫于太廟

自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歲夏既禘冬又當祫
疾 夾大常議以為祭數則禘數所請停今年祫祭自是

通計五年一祫一禘從之史言如此乃合於

二十八年春正月癸巳上幸驪山溫泉庚子還宮

二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子

血翻忤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

如九齡不曰不讀 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章仇兼

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程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晏

結謀使局開門引內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

史許遠將兵守之亮翻遠敬宗之曾孫也頭慶

之開許敬宗以女姦致仗公輔安史之亂遠乃

寅蓋嘉運入獻捷上赦吐火仙罪以為左金吾大將

軍嘉運請立阿史那懷道之子昕為十姓可汗從之

考異曰舊傳云肯曰討平蘇祿本是我之元謀

若立史昕為主則家何以酬賞於我乃不立史昕

便令莫賀達干統衆會要二十七年嘉運詣關獻俘仍令

將吐火仙獻于太天寶元年昕至碎葉西南俱南

城為莫賀達干所殺三年安西節度使馬靈營斬
之更立其酋長為在地米里骨咄祿毗伽可汗按實
錄開元二十八年八月甲寅蓋嘉運俘吐火仙來獻
四月辛未冊姓可汗阿史那昕妻李氏為交河公

上十一月乙卯蘇官首領百餘騎施可汗莫賀達干率其妻子及
秀諸蕃叛于我命蓋嘉運宣恩招諭皆相率而降
新傳云達干不立斯即誘部落叛詔嘉運招諭乃
率妻子于尋隆遂命統其眾後數年復以斯為可汗遣
兵護送斯至俱闐城為莫賀咄所殺莫賀咄自為可
汗安西節度使天蒙靈營誅斬之若如舊傳所言嘉
運便以莫賀達為可汗統眾則莫賀不應復叛且
立可汗當須朝廷冊命嘉運豈得擅立於塞外也若
未以為可汗實錄十一月不應謂突騎施可汗莫
賀也若如會要所言二十九年始立斯為可汗
則實錄二十八乍四月不應已謂斯為十姓可汗也
蓋嘉運既平突騎施即奏立斯為十姓可汗故莫賀
達干不服而叛明皇乃以莫賀達干為小可汗止統
突騎施之眾使嘉運招諭之故來降然斯為十姓可
汗兼統諸部故明皇遣兵送之而為莫賀達所殺
事或然也但實錄脫略疑不敢質夏四月辛未以
故略采諸書所見存其梗槩書之

昕妻李氏為交河公主 六月吐蕃圍安戎城 上

嘉蓋嘉運之功以為河西隴右節度使使之經略吐

蕃嘉運恃恩流連不時發蓋嘉運恃其邊功以自昵

京師以酒色自娛而不即赴鎮已從左丞相裴耀卿

上疏上時掌翻以為臣近與嘉運同班觀其舉措誠

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昔莫敖怛於蒲騷

之役卒喪楚師左傳楚莫敖屈瑕既敗鄭師於蒲騷

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楚子入告夫人鄧曼鄧曼

曰莫敖怛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若若不鎮撫其不

設備乎莫敖果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

今嘉運有驕敵之色臣竊憂之況防秋非遠未言發

日若臨事始去則士卒尚未相識何以制敵且將軍

大三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受命鑿凶門而出今乃酣飲朝夕殆非憂國愛人之

心若不可改易宜速遣進塗仍乞聖恩嚴加訓勸上

乃趣嘉運行日促已而嘉運竟無功蓋嘉運小器易盈志氣惰矣安

能有秋八月甲戌幽州奏破奚契丹冬十月甲

子上幸驪山溫泉辛巳還宮吐蕃寇安戎城及維

州發關中彊騎救之騎奇寄翻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

平戎更工衡翻十一月罷牛仙客朔方河東節度使

突騎施莫賀達干聞阿史那昕為可汗怒曰首誅

蘇祿我之謀也今立史昕何以賞我遂帥諸部叛上

乃立莫賀達干為可汗使統突騎施之衆人盡嘉運

招諭之十二月乙卯莫賀達干降帥讀曰率金城

公主薨金城公主事始二百一十九年吐蕃告喪且請和上不

許是歲天下縣千五百七十三戶八百四十一萬

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

九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知之海內

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以開元之承平而戶口猶不及漢之盛時唐興

而亂日多也以二十九

九年春正月癸巳上幸驪山溫泉丁酉制承

前諸州饑饉皆待奏報然始開倉賑給承前猶今言

猶今言然後也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長官與采

復立莫賀達干為可汗

唐至此極盛矣盛必慮衰此未言上九時有城復于澤之戎也

正辛

大正七十六

通鑑卷之九十四

十一

文編

訪使量事給訖奏聞長知兩翻使疏 庚子上還宮

上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

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有宋大中祥符

也教之 上遣使求得之於整屋樓觀山間扶風後魏併

入武功尋復後周為周南郡隋廢郡以整屋縣屬

州唐屬岐州蘇軾曰樓觀山今為崇聖觀乃尹

宅山脚有授經臺尚在使疏吏 喜閏四月迎置興慶

宮五月命畫玄元真容分置諸川開元觀 六月吐

蕃四十萬衆入寇至安仁軍安軍當 渾崖峯騎將

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騎奇 日率考異曰舊傳作盛

實厥

喪初登利從叔一人分典兵馬號左右殺從才 登利

患兩殺之專與其母謀誘右殺斬之誘音 自將其衆

將即 左殺判闕特勒勒兵攻登利殺之立毗伽可汗

之子為可汗俄為骨咄葉護所殺更立其弟伽求迦

沒翻更 尋又殺之骨咄葉護自立為可汗舊傳云左

殺自立為烏蘇米施可汗唐曆新傳皆云判闕 上以

突厥內亂癸酉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

邏祿拔悉密等部落下沒翻 乙亥東都洛水溢

溺死者千餘人狄翻 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

事人人多譽之譽音 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

大百廿三

通鑑

以

之由是上益以為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為河北采訪使至平盧祿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山之美八月乙未以祿山為營州都督充

平盧軍使考異曰實錄此年八月以幽州節度副使安祿山為營州刺史充平盧勅海黑

水軍使舊紀以幽州節度副使安祿山為營州刺史

平盧軍節度副使會要二十八平盧兵馬使為平盧節

度使遂為定額按舊傳祿山自平盧兵馬使為平盧

軍使蓋以平盧兵馬使帶幽州節度副使之名耳實

錄衍大字也天寶元年始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

使善謂奚契丹為兩蕃冬十月丙申上幸驪山溫泉壬寅

分北庭安西為二節度十一月庚戌司空邠王守

禮薨守禮庸鄙無才識每天將雨及霽守禮必先言

之已而皆驗岐薛諸王言於上曰邠兄有術上問其

故對曰臣無術則天時以章懷之故幽閉宮中十餘

年守禮幽閉事見二百四卷武后天授元年歲賜杖者數四背癢甚厚

將兩則沈悶沈持林翻將薨則輕爽臣以此知之耳

因流涕霑襟上亦為之慘然為于辛酉上還宮

辛未太尉寧王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

也兄固讓於我景雲元年為唐太伯常名

不足以勉之呂昌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璿璿資

辛上表追述先志謙冲不敢當帝號上不許斂日力

內出服服天子之以手書致於靈座書稱隆基白父

謚字三六
曰讓皇帝

名其墓曰惠陵惠陵在周州奉先縣西北十里追謚其妃元氏曰恭

皇后祔葬焉。十一月乙巳吐蕃屠達化縣達化古

地後周置達化郡及縣隋廢郡以縣屬鄭州縣西百二十里有澆河城陷石堡城蓋嘉

運不能禦果如裴耀婦之言

嘉清庚申七月十日畢

萬曆甲申七月廿日畢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四

嘉慶戊辰閏五月初四日香正惠閱

己丑六月十七日酷暑炊人適

子初兄來言外間無藉小民糾夥剽劫商人果舖官不

之禁究成武林民多之事大為可慮杞人無聊於此

一百



丙辰八月二十日閱完時病甚 虞惇記

戊寅二月初三日京師閱記時病小愈遂完二本 完

庚辰十二月初十日甚寒

丁亥十一月十三日閱是為 先府君忌日終天之痛已十七年矣 虞惇記

庚寅七月初五日閱老僕 棋隨余五十餘年貧窮患難無不經歷樸實
愚鈍姑終如一蓋兼蕭穎士司馬君實之僕而有之今年六十有二老病死

嗚呼可哀也已 思庵記

癸丑十月十五日閱

丁巳十月廿五日讀訖 鑿記

乾隆戊辰十月初八日閱畢

有禧



